

168839

經

義

考

第十卷

10

11

12

13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 二十一

楊氏簡 春秋解

宋志十卷

未見

簡自序曰易詩書禮樂春秋一也天下無二道六經安得
有二旨以屬辭比事為春秋者國俗之所教習也非孔子
之旨也故孔子曰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不
亂者不睹其紛紛一以貫之也春秋之不亂即詩之不愚
即書之不誣即樂之不奢易之不賊禮之不煩也一也孔

子繼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
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志
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降時雨山川出雲見諸孔
子家語而小戴所說乃脫簡於孔子聞居之後聞居之旨
已明繼此章爲贅此言詩之不思書之不誣樂之不奢易
之不賊禮之不煩春秋之不亂旨猶未白不可無此章以
發揮也聖言至矣不可以思慮得也不可以言語索也孔
子不得已而有言曰吾志在春秋於二百四十二年擾擾
顛倒錯亂中而或因或作是是非非靡不曲當所是是道
所非非道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皆所以彰明大
道古諸侯無私史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費誓周書漢汝
江沱之詩編諸二南自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二史

作而諸侯有私史矣孔子因之道之變也

林氏栗春秋經傳集解

宋志三十三卷

未見

玉海淳熙十年六月知潭州林栗著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乞投進十一年十二月上之付祕省

陳振孫曰其學專主左氏而黜二傳故為左氏傳解表上之

王氏日休春秋明例宋志作名義

宋志一卷

佚

春秋孫復解三傳辨失

宋志四卷

佚

中興書曰春秋明例一卷紹興中舒州布衣王日休撰凡
十篇通謂之明例又冠以例要例釋例意又有孫復解三
傳辨失四卷

左氏正鑑

佚

葛立方曰虛中治春秋學為四傳辨失左氏正鑑紹興初
嘗抱其書質於先人文康公文康深許之濡削遺之曰遠
類康成發公羊之墨守下卑元凱為左氏之忠臣

趙氏 敦臨 春秋解

佚

周氏孚春秋講義

一卷

存

按周氏講義止及隱公凡一十六條附載臺齋鉛

刀編

胡氏元質左氏摘奇

通考十二卷

佚

陳振孫曰給事中吳郡胡元質長文撰

盧熊蘇州府志胡元質字長文長洲人紹興中進士高第

淳熙中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卒贈少師諡獻惠

按宋志有左氏摘奇十二卷不著撰人姓氏當卽

是書

余氏 嘉 春秋地例增釋紀年續編

佚

謝氏 譔 春氏左氏講議

三卷

佚

陳氏 持 左氏國類

二十卷

佚

按持字守之金華人官迪功郎筠州高安縣主簿

呂伯恭為作墓志

唐氏 閱 左史傳

五十一卷

佚

紹興府志唐闕字進道山陰人舉進士歷都官員外郎乾道間為浙東檢察嘗以左氏春秋倣遷周史例以周為紀列國為傳又為表志贊合五十一卷號左史傳行於世

石氏

朝英

左傳約說

宋志一卷

佚

左傳百論

宋志一卷

佚

陳振孫曰奉議郎新昌石朝英撰又有王道辨一書未板

行僅存其書於此篇之末其為說平平無甚高論

李氏燾春秋學

程氏本義作集注考

宋志十卷

佚

何氏涉春秋本旨

佚

程端學曰涉字濟川

章氏冲春秋左傳類事始末

宋志五卷

佚

冲自序曰始冲少時侍石林葉先生為學先生作春秋讞考傳使冲執左氏之書從旁備檢閱左氏傳事不傳義每

載一事必先經以發其端或後經以終其旨有越二三君數十年而後備近者亦或十數年有一人而數事所關有一事而先後若異君臣之名字有數語之閒而稱謂不同閒見錯出常病其不屬如遊羣玉之府雖珩璜圭璧瑾璣可愛然不以彙聚驟焉觀之莫名其物冲竊謂左氏之爲邱明與受經於仲尼其是否固有能辨之者若夫文章富豔廣記備言之工學者掇其英精會其離析各備其事之本末則所當盡心焉者古今人用力於是書亦云多矣而爲之事類者未之見也冲因先生日閱以熟乃得原始要終攬摭推遷各從其類有當省文頗多裁損亦有裂句摘字聯累而成文者二百四十二年之閒小大之事靡不采取約而不煩一覽盡見又總記其災異力役之數時君之

政戰陣之法與夫器物之名併繫於後讀之者不煩參考而畢陳於目前惜乎先生已沒不及見類書之成久欲鏤板勉卒前功而慮有闕遺載如訂證未敢自以爲無恨也姑廣其傳以便童蒙則庶幾焉清熙乙巳歲冲假守山陽嘗刊之郡庠適會卧疾繼有易地之命卒卒讐校其閒多有字畫謬誤題空差失者揭來天台簿領之暇遂加是正復刊之郡庠尙冀有可教者

謝諤序曰諤幼年於諸書愛左氏之序事因一事必窮其本末或繙一二葉或數葉或展一二卷或數卷惟求指南於張本至其甚詳則張本所不能盡往往一事或連日累旬不得要領況掣肘於他書他事則力有不專自長至老應桑蓬於四方辨此者爲誰氏近收天台使君章冲茂深

書且以左氏事類本末爲寄於是恍然見所未見蓋春秋之法年爲主而事繫之使君之法事爲主而年繫之以事繫年而事爲之碎以年繫事而事爲之全二者不可一廢紀年也故以事繫而年全紀事也故以年繫而事全事繫年而年全者史法也年繫事而事全者考史法也乃相爲表裏歟初使君由山陽移天台謬久知其政之宜乎民今又知其書之明乎古書之明古所以爲政之宜民又豈有二道耶使君欲諤題數字遂以喜於見所未見者報之

陳振孫曰朝請大夫吳興章沖茂深撰子厚之曾孫葉少

蘊之壻

陳耆卿曰沖霄川人淳熙十四年以奉直大夫守台州

李氏

孟傳

左氏說

宋志十卷

佚

宋志李孟傳字文授學士光之子也浙東提點刑獄加直
祕閣進直寶謨閣致仕

李氏 心傳 春秋考義

宋志十三卷

佚

胡氏 箕 春秋三傳會例

三十卷

佚

周必大曰箕字斗南廬陵人迪功郎監潭州南岳廟

吉安府志箕忠簡公從子

沈氏 秦 春秋比事

宋志二十卷

佚

陳亮序曰春秋繼四代而作者也聖人經世之志寓於屬辭比事之閒而讀書者每患其難通其善讀則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考傳之真偽如此則經果不可以無傳矣游夏之徒胡爲而不能措一辭也余嘗欲卽經以類次其事之始末考其事以論其時庶幾抱遺經以見聖人之志客有遺余以春秋總論者曰是習春秋者之祕書也余讀之灑然有當於予心雖其論未能一一中的而卽經類事以見其始末使聖人之志可以舍傳而獨考此其爲志亦大矣惜其爲此書之勤而卒不見其名也或曰是沈文伯

之所為也文伯名棐湖州人嘗為婺之校官以文字稱而
 不聞以經傳也使其非文伯也此書可不傳乎使其果文
 伯也人固不可以淺料也因為易其名曰春秋比事錄諸
 本以與同志者共之

吳師道曰棐衢人字文約陳亮序以為湖州人陳振孫謂
 湖有沈文約名長卿不名棐知亮誤也

都穆曰春秋比事二十卷舊名春秋總論宋陳龍川謂湖
 州沈棐文伯撰為更其名曰比事序而刻之嘉定辛未廬
 陵譚卿月序則以為著於莆陽劉朔非文伯也蓋譚親見
 劉氏家本故云

張萱曰宋高熙間婺州校官沈棐注前以諸國為類後以
 朝聘盟會侵伐等類凡事之相同者各為之說

李氏 起渭 春秋集解

佚

劉氏 夙 春秋講義

一卷

佚

真德秀後序曰昌黎公寄玉川子詩有春秋三傳束高閣之語學者疑之謂未有舍傳而可求經者今觀著作劉公講義一以聖筆為據依其論秦穆公以人從死者晉文之召王宋襄之用人于社皆以經證傳之失所謂偉然者也昔歐陽子思偽說之亂經著為論辨自謂時雖莫同于歲之後必有子同曾未二百年而劉公之論春秋蓋與之合公而有知當不恨後世之無子雲矣所講纔十有二條麟

經大指略盡於此其言曰吾聞法吏以一字輕重矣未聞
聖人以一字輕重春秋也旨哉言乎足以破世儒之陋學
者其深味之

葉適志墓曰隆興乾道中天下稱簡之賢曰二劉公著作
諱夙字賓之弟正字諱翔字復之二公治春秋於三家凡
例外自出新義爾雅獨至無能及者著作釋褐調吉州司
戶臨安府教授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減員移樞密院
編修官兼史院編修官除著作佐郎出知衢州

周氏

淳中

春秋說約

六卷

佚

葉適志墓曰淳中字仲古温州瑞安縣人及進士第乞監

潭州南岳廟教授全州以心喪去又教授廣德軍改知台
州寧海縣上管淮西安撫司機宜文字授茶陵軍使乞主
管台州崇道觀成都府玉局觀授淮東安撫司參議官乞
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淳熙十六年卒著文集十卷

春秋說約六卷

馬氏

之純

春秋左傳紀事

佚

徐氏

得之

春秋左氏國紀

宋志二十卷

佚

陳傅良序曰自荀悅袁宏以兩漢事編年爲書謂之左氏
體蓋不知左氏於是始矣昔夫子作春秋博極天下之史

矣諸不在撥亂世反之正之科則不錄也左氏獨有見於
經故采史記次第之某國事若干某事書某事不書以發
明聖人筆削之旨云爾非直編年爲一書也古者事言各
有史凡朝廷號令與其君臣相告語爲一書今書是已被
削之絃歌謂之樂章爲一書今詩是已有司藏焉而官府都
鄙邦國習行之爲一書今儀禮若周官之六典是已自天
子至大夫士氏族傳序爲一書若所謂帝繫世本是已而
他星卜醫祝皆各爲書至編年則必序事如春秋三代而
上僅可見者周譜他往往見野史竹書穆天子傳之類自
夫子始以編年作經其筆削嚴矣左氏亦始合事言二史
與諸書之體依經以作傳附著年月下苟不可以發明筆
削之旨則亦不錄也蓋其辭足以傳遠而無與於經義則

別爲國語至夫子所見書左氏有不盡見又闕不敢爲傳
唯謹如此後作者顧以爲一家史體而讀左氏者浸失其
意見請不釋經是書之存亡幾無損益於春秋故曰袁荀
二子爲之也由是言之徐子所爲左氏國紀曷可少哉余
讀國紀周平桓之際王室嘗有事於四方其大若置曲沃
伯爲侯詩人美焉而經不著師行非一役亦與王風刺詩
合而特書伐鄭一事王子頽之禍視帶爲甚襄書而惠不
書也學者誠得國紀伏而讀之因其類居而稽之經某國
事若干某事書某事不書較然明矣於是致疑疑而思思
則有得矣徐子殆有功於左氏者也余苦不多見書然嘗
見唐闕左氏史與國紀略同而無所論斷今國紀有所論
斷矣余故不復贅而道其有功於左氏者爲之序

趙希弁曰右清江徐得之所編也自周而下各繫以國又
因事而爲之論斷

江西通志徐得之字思叔清江人夢莘之弟淳熙中登進
士歷任州縣以朝請郎致仕時號西園先生

謝氏時春秋古經

十二篇

未見

李燾序曰漢藝文志有春秋古經一十二篇經十一卷隋
唐志同古經十二篇十一卷者本公羊穀梁兩家所傳吳
士燮始爲之注隋志載焉又有賈逵春秋三家經訓古十
二卷宋三家經二卷唐志又有李鉉春秋二傳異同十一
卷李氏三傳異同例十三卷馮伉三傳異同三卷元和國

子監修定春秋加減一卷士燮賈逵宋及李馮元和諸書
今皆不存獨抱遺經者莫適爲正蓋公羊得立學官最先
穀梁次之左氏最後故士燮但注二家不及左氏賈逵旣
立左氏始通三家逵燮并宋以下異同加減文字悉已亡
佚莫知其舉厝何也隋末唐初左學特盛二家浸微自杜
預集解左氏合經傳爲一貞觀十六年孔穎達承詔修疏
永徽四年長孫無忌等重上正義邱明傳學愈益盛矣而
仲尼遺經無復單行學者或從杜解鈔出獨存左氏擯落
二家幸陸德明與穎達同時於太學自落音義兼存二家
本書仍各注左氏別字顧亦無決擇惟貞元末陸淳纂例
列三傳經文差繆凡二百四十一條自言考校從其有義
理者然往往亦言未知孰是兼恐差繆不止二百四十一

條惜啖趙集傳今俱失墜無從審覆耳余患苦此久矣嘗
欲卽三家所傳純取遺經心以爲是者則大書之仍細書
其不然者於其下數十年間游走東西志弗獲就會潼川
謝疇元錫來從余遊其治春秋極有功因付以斯事居三
月而書成旁蒐遠引不一而足反說以約厥功彌著余撫
其書喜甚亟刻板與學者共之昔司馬遷言春秋文成數
萬張晏曰春秋才萬八千字遷誤也今細數之更闕一千
四百二十八字數最易見者尙爾錯誤何況聖人筆削之
旨乎余向所謂心以爲是者眾未必以爲是也亦獨纂例
考校從其有義理者云耳旣心以爲是則於證據操舍必
具成說其說自當別出茲第刻春秋純經庶學者相與盡
心焉仍用漢志舊名題曰春秋古經十二公各爲一篇不

復分爲十一卷蓋卷第於經義初無當也

陸元輔曰謝疇字元錫潼川人

徐氏定潮州春秋解

通考十二卷

佚

葉適序曰昔余爲潮州銘言其學博而要文約而費諸子
又自列銘旁曰春秋解十二卷書社問答二卷禮經疑難
一卷詩文崇孝同參錄竝藏於家余頗疑之而未克見後
二十六年始見所謂春秋解者良悔前銘稱美未極且怪
諸子不早示余也蓋箋傳之學惟春秋爲難工經理也史
事也春秋名經而實史也專於經則理虛而無證專於史
則事礙而不通所以難也年時閏朔禘郊廟制理之綱條

不專於史也濟西河曲邱甲田賦事之枝葉不專於經也薛伯卒經無預然杞滕邾莒之興廢固明也詭諸卒史無預然戊寅甲子之先後固察也觀潮州此類皆卓然信明而篤矣至於授霸者之權彼與此奪錄夷狄之變先略後詳諸侯羣誅大夫眾貶凡春秋始終統紀所繫自公穀以來畫爲義例名分字別族貴人微其能本末相顧隱顯協中如潮州殆鮮焉然則理之熟故經而非虛事之類故史而非礙歟古人以教其國而使人知其深於是書者歟雖然詩書禮所以紀堯舜三代之盛而春秋衰世之竭澤也示不泯絕而已或者遂謂一事一義皆聖人之用則予未敢從也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又曰管仲之器小哉夫有齊桓無管仲吾爲小是春秋不

命霸也又曰齊景公有馬干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蓋其節目疏遠如此則苛文密例而辨人之榮辱於毫釐者非歟余恨不及潮州而正也因私附於後 又墓志曰定字德操泉州晉江人解褐授秀州崇德縣尉歷處州台州教授知邵武縣判太平州知潮州

蘇氏權春秋解

三卷

佚

閩書權字元中仙遊人從張南軒登清熙第調梧州推官

終辰州守

陳氏震春秋解

佚

閩書震字省仲晉江人淳熙進士累官太府丞

湯氏

璣

春秋要論

佚

盧熊曰湯璣字君寶潭州瀏陽人淳熙十四年進士歷樞密國子兩院編修除祕書丞兼權禮部郎官忤韓侂胄謫居贛州寶慶初以中大夫直徽猷閣致仕

李氏

浹

春秋廣誨蒙

宋志一卷

未見

鄭元慶曰李浹字謙善德清人丞相彥穎子以胄監授承務郎監淮西惠民局復鎖廳試禮部詞致瓌特有司異之

曰此執政子也嫌弗敢上親友交唁之浹曰吾旣仕矣學
有大於此者科目何爲遂不復求試博覽羣書尤好左氏
著有廣誨蒙曰眾寶所藏也獵而有之在我矣寧宗朝歷
提舉浙東常平至太府少卿建言忤韓侂胄出爲福建運
判二年召還卒

按廣誨蒙一卷西亭宗正聚樂堂藝文志有之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八

李賦一平以...
 對舉...
 善言...
 自大...
 曰...

浙江書局刊

徐惟琨校

孫樹義校

張大昌校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九

秀水人朱彝尊編

男裝昆田技

春秋二十二

張氏洽春秋集傳

二十六卷

同而佚

春秋歷代郡縣地里沿革表

二十七卷又目錄二卷

事備佚

春秋集注

十一卷又綱領一卷

存

治進書狀曰竊以爲春秋一書聖筆所刊皆因時君之行
事斷以是非之公示之萬世而生人之大倫致治之大法
所賴以不泯者也嘗從師友傳習講論凡二百四十二年
之行事與漢唐以來諸儒之議論莫不考覈研究會其異
同而參其中否積年旣久似有得於毫髮之益過不自度
取其足以發明聖人之意者附於每事之左以爲之傳名
曰春秋集傳旣又因此書之麤備復倣先師文公語孟之
書會其精意詮次其說以爲集注而閒有一得之愚則亦
竊自附於諸賢之說之後雖生平心思萃在此書然智識
昏耗學殖弗深豈敢自謂盡得聖人筆削之大指至於地
理一書則以封域分合之參差古今名號之因革此同彼

異驟改忽更散在羣書莫能統會蓋自誦習之初已病其
然乃博稽載籍重加參究竊規司馬遷十表之模範述爲
一編以今之郡縣爲經而緯以上下數千年異同之故庶
幾案圖而考百世可知然而私家文籍所有幾何郡邑圖
志未閱千一雖綱條麤立而其閒遺闕尙多有之故凡後
來之升降諸書之所未載聞見之所未詳大抵皆仍其舊
而已牴牾舛謬不敢自保始蓋期於餘力休暇之時尙求
它書增而備之而自登仕版心志專於所職不復能有所
是正閒當甲申待次庚寅奉祠以來僅能整次集注之書
麤成編次猶冀未遂首邱之日凡有一聞一見悉皆刊定
使就條理未嘗敢以爲成書也載惟草野愚儒章句末學
豈應妄有著述所以犯是不韙者不過以前賢已成之說

略加編刻統會羣言掎擊僞辨以私便覽觀而已敢圖公
朝俯加訪問稱其有補治道給札取將且欲以上備乙夜
之覽殊命下臨不勝驚懼然在疏遠賤士匿不以聞祇益
爲罪但惟此書實未得爲全備故自聞命之後雖復益加
修潤而自顧蕪陋何所取材踧踖累月不敢以進而終以
方命爲懼是以卒忘其冒昧而徑以上陳其春秋集傳二
十六卷春秋集注一十一卷并綱領一卷歷代郡縣地理
沿革表二十七卷并目錄二卷已送臨江軍繕寫裝褙了
畢敢因申發之次具此申控情愫欲望朝廷先賜看詳如
其書無所發明迂闊於事卽乞免行奏御塵瀆睿覽若猶
采其葑菲遂以投進伏乞敷奏前件所陳冀逃有隱之誅
治無任惶懼俟命之至端平元年九月日朝奉郎直祕閣

主管建康府崇禧觀賜緋張治狀

曾孫庭堅後序曰曾大父文憲公所著春秋集傳集注地理沿革表三書宋端平甲午宣進於朝付祕閣後集注刊郡庠景定庚申燬焉皇元大德庚子雪崖黃先生慨是書之不傳而願見者眾欲鋟梓而未集辛丑歲文臺二提舉張思敬滕斌亦求助好事者僅成三卷瑞教虞汲留洪上其事於文臺轉申憲司時魯齋副使臧公移文本路總府下學刊刻集傳沿革二書集傳雖成而主司任事不得其人遂致章卷倒亂文字差訛不可讀屏廢久之而沿革一書亦無復舉行迨皇慶癸丑冬江南諸道行御史臺行移各路春秋用張主一傳延祐庚寅詔興科目而遠方士友購求傳注者頗多時李廣文萬敵主教此邦俾庭堅赴學

按正補刊於是集傳始爲全書流行四方而庭堅所刊集注拘於授徒竟弗克就延祐庚申冬訓導郡庠與學正涂鼎語及集注沿革之未成遂以其事上申總府適際提舉學校官趙文炳爲賢德君子卽出學帑以成集注不三月而訖工庭堅識其事於卷尾

江西通志張洽字元德清江人嘉定初進士歷官著作佐郎卒謚文憲

納蘭成德序曰清江張元德遊朱子之門爲白鹿書院長終著作佐郎迨除直寶章閣而元德已歿矣其於春秋有集傳集注地理沿革表三書端平中進於朝宣付祕閣朱子常報元德書矣春秋某所未學不敢強爲之說而於尙書則謂老師宿儒所未曉者夫學至朱子智足以知聖人

矣而於尙書春秋無傳非不暇爲亦慎之至也明洪武初
頒五經四子書於學官傳注多宗朱子惟易則兼用程朱
傳義春秋則胡氏傳張氏注竝存久之習易者舍程傳而
專宗朱子習春秋者胡傳單行而集注流傳日鮮矣余誦
其書集諸家之長而折衷歸於至當無胡氏牽合之弊允
宜頒之學官者也昔明太祖不主蔡仲默七政左旋之說
乃命學士劉三吾率儒臣二十六人更定書傳曰書傳會
選今其書漸廢而仍行蔡傳顧元德是書昔之所頒行者
反不得與蔡氏竝書之取舍興廢蓋亦有幸不幸焉可感
也已

陸元輔曰春秋集注十一卷清江張洽元德撰朱子門人
也洪武中命士子習胡氏兼用洽注自永樂中集大全專

經義考 卷一百一十四
以胡氏爲主采其與胡氏相發明者去其與胡氏相刺戾者自此學者不復知有治書矣然卽春王正月解觀之本朱子之說而以改月改時爲正勝於康侯夏時冠周月之義多矣舉一可以例其餘知此書之不可不讀也

按張氏集注釋春王正月云此所謂春乃建子月冬至陽氣萌生在三統曰天統蓋天統以氣爲主故月之建子卽以爲春其說與胡氏夏時冠周月之義別一開卷便柄鑿不相入宜士子棄之惟恐不遠矣今春秋大全專襲環谷汪氏纂疏汪氏旣主胡傳故張氏之注不復見錄若纂修大全諸公張氏集注并未寓目非以其與胡氏刺戾去之也

范氏 士衡

春秋本末 尊經傳

佚

南昌府志士衡字正平豐城人馬平主簿謂春秋一經其說漫衍皆傳注害之作尊經傳及春秋本末晚師朱晦菴晦菴稱為老友其書謝良齋謬為編次而序之

鄭氏

可學

春秋博議

十卷

佚

閩書可學字子上莆田人受業朱文公晚以特科授惠州文學補衡州司戶

廖氏

德明

春秋會要

佚

閩書廖德明字子晦延平人受業朱文公舉進士累知廣

州遷吏部左選郎官奉祠

王氏介 春秋臆說

十卷

佚

真德秀志墓曰介字元石世家於吳徙金華受學於呂成
公紹興庚戌進士三人及第歷官國子監祭酒以右文殿
修撰知嘉興府改知慶元兼沿海制置

繆泳曰金華王介朱文公弟子嘗知嘉興府事卒謚忠簡

鄭氏文適 春秋集解

佚

鄒氏補之 春秋注

佚

孫氏調左氏春秋事類

二十卷

佚

蔡氏沈春秋五論

五卷

存

閩書沈字復之元定三子使淵紹易學沈紹書學而以發明春秋屬沈所著春秋五論行世人稱復齋先生

沈自序曰慶元丁巳春先君謫舂陵以易授兄淵以皇極命弟沈著沈承乎春秋竊惟麟經一書乃先聖孔夫子之親筆聖人體道經世之志存焉雖假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制之而不得肆其欲然褒貶公平

是非的實善惡暴白而萬世之名分於是乎定非若他經
可以訓詁通也自左氏公穀以來傳注者無慮百家往往
辭舛意詭訖無定說聖人之宏綱大旨鬱而不彰致使荆
公目之爲斷爛朝報經筵不以進講考官不以取士謂非
聖經以眾謬所晦而安石無獨見之明耶故武夷胡先生
研窮編輯著爲成書正以扶三綱叙九法尊王賤霸內夏
外夷而聖人精微之旨已闡揚於當世矣豈沉淺見薄識
所能彷彿其萬一哉但其中於贈仲子納郃鼎皆爲私欲
所勝有以致之又如彼此一事彼以爲是此以爲非前後
一人前以爲褒後以爲貶或以爵號或以日月或書侯書
子書名書字書人書州書國前氏後名是非褒貶殆有不
同紛紜聚散各立一偏之見若此者不得不推求大端研

究其的實作此五論以辨正之使後世學者之讀麟經曉然知春秋大義所在而是非曲直有不可掩者以繼先人之緒耳豈敢妄有所議以取僭踰之罪云

熊禾序曰春秋者聖人史外傳心之要典萬世人主善惡之龜鑑也筆削之精微義理之浩瀚使無武夷胡先生諸儒以發明之則人心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安能俾世之復治也耶予嘗讀是書竊知其中之大意而精詣之旨尙未能明咸淳甲戌試春闈幸官寧武州而竊有志焉蓋竭精力者九年而橐本燼於丙子之厄太母少帝三宮俱已屈膝乙卯皇綱弗振無策匡救保全是乃天地間一罪人也因與胡君廷芳劉君省軒相與講切僂指蓋十有七年矣一日蔡君希聖挈書一帙示予拜而言

曰此書乃吾曾祖復齋公承高大父西山公之屬所作春秋五論也予聞之斂容避席披視誠道德仁義之言經綸康濟之學而其發明天命人心之懿數揚聖經賢傳之旨闡筆削之謹嚴辨褒貶之攸當義利之明書變之論其要悉備於此誠爲學者之指南復齋先生之功大矣先生諱沆字復之師事文公朱先生及受家庭父兄子教隱於西山前湖書室聚徒談道相樂自號一菴居士復齋先生其學者之所尊云餘詳徐君所作先生之墓銘無容予之重贅

蘇天爵後序曰予前總政中書弼直左右爲聖天子之股肱耳目無暇及於詩書今者奉敕來鎮南服藩屏無事留情諸子百家之學博詢春秋名家得復齋蔡先生所作春

秋五論與南陽山長張義秉燭讀之終篇見其辭嚴義正
句語警切使何休諸儒復生亦心服而效法之相與起先
生於九原而講明焉不但也若先生可謂有功於春
秋有補於後學者也重加校定正其訛舛使聖經賢傳復
明於世後之有志於聖賢之學者卓然有守將尊信於經
之不暇而不惑於是非曲直之途矣其項氏易翫辭占家
記已行惟蔡氏春秋五論罕有知者世鮮克傳子官鄂省
始屬山長張義梓行以惠天下四方學者當珍重之爲拱
璧云

蔡有鷗曰子族祖復齋先生作春秋五論府縣諸志載之
甚詳况熊勿軒先生序之真西山先生跋之其刻於文集
已明矣卽舊志世家云文節公嘗語三子曰淵紹吾易學

沈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屬知方焉知方即復齋更名此鑿鑿可

據者今熊氏以五論為勿軒著則非矣故援考諸書所載

以正之即勿軒文集與行狀皆云勿軒著有春秋通解而

勿軒送胡廷芳後序曰早歲成春秋通解一書又厄於火

云奈何以五論而為通解即此熊氏子孫不察之過也

余用賓跋曰春秋五論復齋蔡先生諱沆字復之者所作

也文學精義學博而要本之以天命叙之以民彝遵之以

時中斷之以通誼真得聖人作經之大旨顧學者疏陋未

有深究其說者呂氏則有或問五卷實與此書相為經緯

然五論綱領也或問條目也欲觀或問必自五論始三山

學宮舊刊或問而此書罕有知者子故正其亥豕使並傳

於世為君臣父子而欲通春秋之義者可由此門而入以

得其旨意之大略矣

虞氏

知方

春秋大義

二十二卷

佚

春秋衍義

三卷

佚

真德秀序曰右春秋大義二十二卷衍義三卷建陽虞君知方復之所著也初西山蔡先生以道學名當世有子三人焉長伯靜次復之又其次仲默復之雖出後虞氏而其學固蔡氏之學也先生於經亡不通而未及論著願嘗語三子曰淵女宜紹吾易學曰沈女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

則屬知方焉既而易皇極二書成獨春秋未得要領居一
日讀易豁然有悟曰夫易之一卦一爻爲義各異而謂春
秋以一例該眾事可乎學者以義求經而不以例求經庶
幾得聖人之意矣久之讀書又豁然有悟曰道心者義理
之正也人心者血氣之私也正者易晦而私者易流大舜
所以有危微之戒也春秋二百四十餘年閒諸侯大夫行
事其發於道心者亡幾而凡毀彝倫基禍亂者皆人心之
爲也故經於贈仲子納郟鼎皆據大義以止私欲之流一
書綱領大率在此吾聖人之心卽舜之心也夫易書之與
春秋其爲教亦不同而君於是得春秋之指焉蓋天下之
理無二致故聖人之經亦無異指昧者析之而通者一之
也西山於是乎得所託哉君又將爲王綱霸統一書明王

道所由廢與霸權所自起使萬世人主知履霜堅冰之戒
尤有功於世教云

陳氏宓春秋三傳鈔

佚

宋史陳宓字師復莆田人丞相俊卿之子少嘗及登朱熹
之門長從黃幹遊以蔭補官歷提點廣東刑獄直祕閣贈
直龍圖閣

陳氏思謙春秋三傳會同

四十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閩書陳思謙字退之龍溪人

陸元輔曰思謙嘗魁鄉薦見知於朱子語門人李唐咨以

女妻焉

黃氏東春秋大旨

佚

戴詵曰東字仁卿幹之兄

時氏

瀾

左氏春秋講義

宋志十卷

佚

趙氏

彥

春秋左氏發微

十卷

佚

兩浙名賢錄趙彥柅字周錫東陽人師事呂祖謙擢取應
科授右選精春秋左氏傳作發微一百篇以進上嘉之旋

借和州觀察使充接伴副使隆興元年登進士擢宣義郎
終睢州通判

劉氏 伯証 左氏本末 三傳制度辨

俱佚

徽州府志伯証字正甫歙縣人

趙氏 崇度 左氏常談

佚

真德秀志墓曰崇度字履節丞相忠定公子也為右曹郎
中提舉湖南常平改江西以朝散大夫致仕

賀氏 升卿 春秋會正論

一卷

佚

周必大曰永新賀升卿著春秋會正論

林氏拱辰春秋傳

宋志三十卷

佚

溫州府志林拱辰字巖起平陽人淳熙戊戌武舉換文登

第歷工部尚書廣東經略安撫使有春秋傳刊於婺州

王氏文貫春秋傳

佚

程端學曰字貫道四明人

潘氏好古春秋說

佚

胡氏維寧春秋類例

佚

左氏類編

佚

余氏

克濟

春秋通解

十五卷

佚

閩書克濟字叔濟安溪人慶元五年登第為浙西常平幹

官終梅州知州其學遂於春秋著通解十五卷

丁氏

欽

春秋要解

佚

葉氏

儀鳳

左氏聯璧

八卷

佚

趙希弁曰右三山葉儀鳳子儀撰乃對偶之書也

楊氏

秦之

春秋列國事曰

十五卷

佚

公羊穀梁傳類

五卷

佚

林氏

萬頃

春秋解

佚

陳氏

致

春秋傳解

十卷

佚

左氏世系本末

四十卷

佚

金華府志 琰字中叔 嘉定十六年擢武舉以閤門舍人出知辰州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九終

經義考

卷一百八十九

三

浙江書局刊

張大昌校

卓德徵校

徐惟琨校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 二十三

魏氏 了翁 春秋要義

宋志六十卷

未見

高氏 元之 春秋義宗

宋志一百五十卷

未見 一齋書目有

樓鑰志墓曰端叔少讀襄陵許公翰書及從沙隨程公迥故尤邃於春秋博采諸儒所集搜抉無遺聞人有書不憚

經義考 卷一百九十一
裏糧徒步而求之前後凡三百餘家訂其指歸刪其不合者會萃爲一書閒出已意號義宗蓋十餘年而後成晚多所更定吾鄉及旁郡之爲春秋者多出君之門或其門人之弟子也

李鄴嗣曰先生集春秋說三百餘家號義宗悉本經旨究其指歸

王氏

綽

春秋傳紀

三卷

佚

溫州府志字誠叟永嘉人趙汝談在史館奏充編校不就
有春秋傳紀門人尤焯薛蒙守建與括皆爲刊於學

林氏

維屏

春秋論

佚

程氏公說春秋分記

宋志九十卷

未見

陳振孫曰邛州教授眉山程公說伯剛撰以春秋經傳做
司馬遷書爲年表世譜歷天文五行地理禮樂征伐官制
諸書自周魯而下及諸小國皆彙次之時有所論發明成
一家之學公說積學苦志早年登科值逆曦亂憂憤以死
年纔三十七兄弟三人皆以科第進中書舍人公許其季
也

趙希弁曰右克齋程公說伯剛所編也其弟公許守宜春
刻於郡齋游丞相侶爲之序

王應麟曰春秋分記九十卷推春秋旨義卽左氏傳分而記焉又旁采公穀諸子之說附其下又爲年表世譜世本及天文疆域禮樂諸書次國小國著錄

張萱曰宋淳祐閒克齋程公說編以聖經爲本而事則按左氏閒取公穀及先儒論辨以證其誣至於論述大綱悉本孟子而微辭多取之程胡二氏復以己意爲新注又倣司馬遷史記爲年表九卷世譜七卷名譜二卷書二十有六卷周天王紀二卷魯及列國世家二十六卷附庸諸小國及四裔十有三卷凡九十卷

趙氏善湘春秋三傳通議

三十卷

佚

戴氏溪春秋講義

宋志四卷 王瓚溫州志作三卷

佚

盛如梓曰或謂春秋以夏正紀事近世戴岷隱頗似此說

柴氏元祐春秋解

佚

王氏鉉春秋門例通解 鉉宋志作炫

宋志十卷

佚

李氏明復春秋集義

宋志五十卷綱領二卷

存

魏了翁序曰天地之運盪摩屈伸爲五行四時感遇聚結爲風雨霜露所以接人耳目切人體膚告曉於人者眞不啻口訓而面命矣人蓋有由之而弗察者夫子之政布春秋正邪善惡有目皆睹其爲五行四時風雨霜露不已多乎學士大夫生乎百世之後有能尙論古人考求義例參訂事實則以爲是通經已耳於己之所存反而思之以求其合或鮮能焉孟子曰孔子懼作春秋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春秋由懼而作書成而亂賊懼亂賊蓋陷溺之深者而猶懼焉則人性固不相遠也學士大夫習讀是書而已之所存則未嘗切近求之異端所怵利祿所誘所以陷溺其良心者固不減於亂賊矣而莫之知懼焉余爲之懼又以白懼嘗覽諸儒之傳至本朝先正始謂此爲

經世之大法爲傳心之要典又曰非理明義精殆未可乎
然則使人切己近思以求爲遷善遠罪之歸非以考義例
訂事實爲足也余聞其說而懼益深乃哀萃以附於經將
以反諸身而益求其所可懼者尙慮觀書未廣擇理不精
又慮開卷瞭然祇以資耳目之聞見故未敢輕出也合陽
李君明復乃亦先我心之所懼而爲是書且諭予爲序嗚
呼予安能知春秋亦庶幾知懼焉者耳

張萱曰宋嘉定間太學生李俞編進俞舊名明復字伯勇
取周程張三子或著書以明春秋或講他經以及春秋或
其說有合於春秋者皆廣收之定其後先審其精麤各附
於本章之次有魏鶴山序

按宋史藝文志載李明復春秋集義五十卷又載

王夢應春秋集義五十卷子嘗見宋季舊刻即李氏原本而王氏刊行之非王氏別有集義也宋史兩存之誤矣

錢氏時春秋大旨

佚

楊氏景隆春秋解閩書隆作陸

佚

姓譜字伯淳晉江人開禧進士建寧司戶參軍

時氏少章春秋志表日記

佚

吳師道曰時子春秋四志八表日記二十餘冊

郭氏正子春秋傳語

十卷

佚

王圻曰郭正子紹定中進士教授廬州著春秋傳語十卷

林氏

希逸

春秋三傳正附論

宋志十三卷

未見

龍氏

希逸

春秋傳

佚

李鳴復端平三年奏舉狀曰伏見吉州布衣龍蓀會萃經

傳科列其條治亂興衰本末該貫評以己見多所發揮如

謂魯僭紀元獨承正朔其於名分所補良多

章氏

樵

補注春秋繁露

十八卷

未見

姓譜樵字桐麓昌化人嘉定進士朝散郎知處州事

趙氏涯春秋集說

佚

撫州府志趙涯字伯泳臨川人嘉定七年進士歷右正言起居舍人權工部侍郎知泉州再知寧國府

劉氏克莊春秋揆

一卷

存

黃氏仲炎春秋通說

宋志十三卷

存

仲炎自序曰春秋者聖人教戒天下之書非褒貶之書也何謂教所書之法是也何謂戒所書之事是也法聖人所定也故謂之教事衰亂之迹也爲戒而已矣彼三傳者不知其紀事皆以爲戒也而曰有褒貶焉凡春秋書人書名或去氏或去族者貶惡也其書爵書字或稱族或稱氏者褒善也甚者如日月地名之或書或不書則皆指曰是褒貶所繫也質諸此而彼礙證諸前而後違或事同而爵異書或罪大而族氏不削於是褒貶之例窮矣例窮而無以通之則曲爲之解焉專門師授襲陋仍訛由漢以來見謂明經者不勝眾多然大抵爭辨於褒貶之異究詰於類例之疑滓重煙深莫之澄埽而春秋之大義隱矣自大義旣

隱而或者厭焉不知歸咎於傳業之失而曰聖人固爾也
故劉知幾有虛美隱惡之謗王安石有斷爛朝報之毀遂
使聖人修經之志更千數百載而弗獲伸於世豈不悲哉
故曰春秋者聖人教戒天下之書非褒貶之書也昔之善
論春秋者惟孟軻氏莊周氏爲近之軻之說曰孔子作春
秋而亂臣賊子懼是以戒言也周之說曰春秋以道名分
是以教言也斯二者庶幾孔子之志也夫人之所以異於
禽獸者以其有道也如是而君臣如是而父子如是而長
幼男女親疏內外之差等不齊也叙此者爲禮順此者爲
樂理此者爲政防此者爲刑堯舜三王之治皆是物也時
乎衰周王政不行物情放肆於是紊其叙乖其順廢其理
決其防而天下蕩然矣孔子有憂之而無位以行其志不

得已而卽吾父母國之史以明之陳覆轍所以懼後車也
過人變所以返天常也霸圖之盛王迹之熄也盟會之繁
忠信之薄也雖有彼善於此者卒非治世之事也聖人何
衰焉至於夷狄之陵中國臣子之姦君父鬪干戈以濟貪
忿之志悖天理以傷天地之和者亦何待貶而後見爲惡
也若夫筆削有法而訓教存焉崇王而黜霸尊君而抑臣
貴華而賤夷辨禮之非防亂之始畏天戒重民生爲萬世
立治準焉嗚呼使後之爲君父爲臣子爲夫婦爲兄弟爲
黨友爲中國御夷狄者由其法戒其事則彝倫正而禍亂
息矣余由童至壯研思是經嘗眩於舊說如手芴絲目暗
室難於解辨蓋久而後能破之旁稽記載互參始末爲書
十有三卷名曰春秋通說通說者去褒貶之茅塞而通諸

教戒之正途也夫春秋固有以隻字垂法者矣如加王於正削吳楚僭號而從其本爵之類是也而非字字有義也亦固有所謂例者矣如書其君歿曰薨外諸侯曰卒內大夫書卒外大夫不書卒之類是也此皆通例也先儒謂左氏非左邱明邱明乃孔子前輩故孔子云左邱明恥之某亦恥之先邱明而後已尊之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蓋今左氏傳卽楚左史也古者史世其官則傳是書者倚相之後也故左傳載楚事比他國爲特詳是得其實公穀亦莫明其所自來或云子夏門人要皆非親受經於聖人者故於說經首失其義而其閒亦或有得者穀梁氏耳若夫具載事實則左氏尙可考故當據事以觀經事或牴牾難於盡從則以經爲斷上以伸仲尼之志雖

以立異取譏於世而不辭也

李鳴復奏舉狀曰伏見溫州布衣黃仲炎折衷是非事為

之說證以後代鑒戒昭然言古驗今切於治道如謂經有

教戒不為衰貶只杜擬僭尤為潛心

陳振孫曰永嘉黃仲炎若晦撰端平中嘗進之於朝

繆氏烈春秋講義

佚

閩書烈字允成福安人嘉熙二年進士添差福州教授遷

正字授撫漕侍郎

徐氏梅龜春秋指掌圖

佚

嚴州府志徐梅龜字臞叟壽昌人霍邱縣尉嘉熙閒蒙古

兵至父子力戰死贈宣教郎霍邱知縣

傅氏實之春秋幼學記

佚

江西通志傅實之字莊父清江人登寶慶第調袁州分宜簿淳祐中授承事郎學者稱南齋先生

洪氏咨夔春秋說

三卷

佚

咨夔自序曰帝王誥命訖於平王國風變於黍離聖人傷王者之不作因魯史修春秋以奉天命而立人極夫天命流行於人極之中無一息間斷人惟不知吾心有天而外求天謂吉凶禍福天未嘗定終必有時而定天者定則人

者屈此人極之所由立也此春秋成亂臣賊子所以懼也
彼亂臣賊子惟利是計豈懼夫空言之貶身後之辱哉懼
夫天者定而人者屈失其所以爲利也故凡犯天下之清
議冒天下之大罪能遁諸一時不能遁諸異日能遁諸其
身不能遁諸其子若孫人誰無愛身愛子孫之念知天定
有不可遁則欲動於惡將有所懼而戢此撥亂反正之筆
所以有功於人極也且易春秋在魯皆所以司天人之契
人欲窮而天理滅其卦爲剝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純乎剝
者也以齊威霸天下始末求之每四十年當一爻陰愈進
則亂愈盛盟宋之後晉以天下之權授之楚而大夫專盟
諸侯皆廩廩乎贅旒之危五陰之剝成矣其末又以天下
之權授之吳吳楚與越參立而交橫大夫各朵頤其國禍

亂極矣而獲麟於西狩亂極必法安知無王者作此碩果不食剝所以不終於剝也春秋以傷王者不作而始以幸王者復作而終以魯聖賢之澤未泯一變可至道而託之以詔萬世天地至教聖人至德備見於行事斷斷乎循之則治違之則亂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信人極非春秋不立也余自考功罷歸杜門深省有感於聖人以天治人之意作春秋說

吳任臣曰洪咨夔字舜俞於潛人泰嘉二年進士累官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修國史以端明殿學士領內祠有春秋說三卷

浙江書局刊

張大昌校

卓德徵校

徐惟琨校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一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拔

春秋 二十四

李氏 琪 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

三卷

存

琪自序曰春秋一書事變至繁經文至約接王政之末流則可稽世道之升降備霸事之終始則具見中夏之盛衰詳列國之離合則足究人心之聚散夫以二百四十二年之記一百二十四國之行事國各有史晉乘楚杙故典舊章冊書浩博是非紛糾而春秋以萬八千言該之國無不

記之事事無不著之實自學者舍經求傳事始繁而晦矣
蓋始讀經者睹本末之宏闊而考之於訓辭簡嚴之中錯
陳迭見未究前後不知據經以覈傳固有按傳以疑經是
不能比其事而觀之也琪少竊妄意叙東周十有四王之
統合齊晉十有三霸之目舉諸侯數十大國之系皆世爲
之紀不失全經之文略備各代之實每紀之後序其事變
之由得失之異參諸傳之紀載以明經之所書雖若詳而
不遺於事豈能精而有合於理初學問津或有取焉若夫
春秋微旨奧義則不在是深於經者固自知之也此編作
於辛亥之冬列國諸紀彙括未竟懼其條目破碎援筆輒
止諸老先生每索此書無以復命猶子韶爲之補續其未
成猥加整比越二十年甫爲全書非敢以示學經者姑存

其橐於家塾云

周自得序曰夫子約史記而修春秋繩以文武之法度筆削之間微辭精義雖游夏弗與於斯自隱迄哀凡二百四十二年其行事筆於春秋者一千九百二十有四該萬有八千言天道人事朝聘會盟侵伐圍入崩薨卒葬王霸華夷間見錯出轆轤紛糾學者欲睹世變始終之會治亂得失之由非融會經傳該貫首尾默識心通則未足以知春秋之要領也余童習是經初得竹湖李氏所著王霸列國世紀讀之不無拆裂經文之疑既觀其分王霸之行事具世系之本末於治亂興衰之際復序而論之讀者一日而洞徹原委則極歎前輩之讀書不苟如此閒手鈔以示同志今廬陵羅中行以家藏善本梓而傳之斯文必盛行於

世學者由是而會經傳之大全以探筆削之深意則未必
非通經之一助云

黃虞稷曰琪字孟開吳郡人仕國子司業書成於嘉定辛
未每國紀後有序論至正中渝川周自得序而行之

趙氏鵬飛春秋經筌

十六卷

存

鵬飛自序曰木訥子作經筌自叙其首曰魚可以筌求而
經不可以筌求聖人之道寓於經如二儀三光之不可以
肖象筌何足以囿之蓋吾之所謂筌心也求魚之所謂筌
器也道不可以器囿而可以心求求經當求聖人之心此
吾經筌之所以作也然聖人作經之心安在哉曰聖人馭

天下之柄威福而已二帝三王之道行則所謂威福者爲
賞爲罰爲黜陟吾夫子之道否則所謂威福者爲褒爲貶
爲勸懲自其賞罰而觀之則賢不肖判然玉石矣故雖識
一丁字者亦知黜四罪舉十六相誅二叔興十亂爲二帝
三王之威福也若夫仲尼則以是柄寓之空言褒而伸忠
魄貶而誅姦魂其文見於片言隻字之閒而威福與二帝
三王同其用則深辭隱義詎可億而度哉故五經鮮異論
而春秋多異說麟筆一絕而三家鼎峙董之繁露劉之調
人紛然雜出幾成訟矣後學何所依從耶及何休杜預之
註興則又各護所師而不知經如季氏之陪臣知有季氏
而不知有魯非所謂忠於師者彼所學者則有太官墨守
之喻所不學者則興賣餅之譏各懷私意以護私學交持

矛盾以角單言片論之勝於聖經何有哉故善學春秋者
當先平吾心以經明經而無惑乎異端則褒貶自見然世
之說者例以爲非傳則經不可曉嗚呼聖人作經之初豈
意後世有三家者爲之傳邪若三傳不作則經遂不可明
邪聖人寓王道以示萬世豈故爲是不可曉之義以罔後
世哉顧學者不沈潛其意而務於速得得其一家之學已
爲有餘而經之明不明不問也愚嘗謂學者當以無傳明
春秋不可以有傳求春秋謂春秋無傳之前其旨安在當
默與心會矣三傳固無足據然公吾心而評之亦時有得
聖意者若何休癖護其學吾未嘗觀焉惟范甯爲近公至
於論三家則均舉其失曰失之誣失之俗失之短不私其
所學也其師之失亦從而箴之故穀梁子之傳實賴甯爲

多如經書乾時之戰我師敗績赤曰不諱敗惡內也甯知其妄正之曰讐無時而可通惡內之言傳失之經書作三軍赤曰古者諸侯一軍作三軍非也甯知其疏正之曰總言諸侯一軍又非制也若是者蓋多有之故愚以爲甯之學近乎公而王通亦曰范甯有志於春秋焉愚學春秋每尙甯之志固願視經爲的以身爲弓而心爲矢平心而射之期必中於的雁鷺翔於前不眴也三傳紛紜之論庸能亂吾心哉庶有得於經而無負聖人之志蓋春秋公天下之書學者當以公天下之心求之作經筌

青陽夢炎序曰蜀在天一方士當盛時安於山林惟窮經是務皓首不輟故其著述往往深得經意然不輕於自衒而人莫之知書之藏於家者又以狄難而燬良可慨歎麟

經在蜀尤有傳授蓋濂溪先生仕於合伊川先生謫於涪
金堂謝持正先生親受教於伊川以發明筆削之旨老師
宿儒持其平素之所討論傳諸其徒雖前有斷爛朝報之
毀後有僞學之禁而守之不變故薰陶漸漬所被者廣如
馮公輔朱萬里張習之劉光遠諸先生皆一時所宗吾鄉
木訥趙先生獨抱遺經窮探冥索實爲之倡所著詩故經
筌二書有功於聖經甚大詩故湮沒不傳惟經筌獨存其
爲說不外乎濂洛之學而善於原情不爲傳注所拘至於
推見至隱使二百四十二年事瞭如在目其所參訂率有
依據經生學子竊其緒言以梯科第者踵相接也噫生先
著書以淑後學豈爲是哉先民謂春秋孔子之刑書傳爲
案經爲斷其說尙矣然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猶未免於

致其疑有能卓然不惑於好惡是非之私不徇夫牽合傳會之失先原情以爲之裁準得其情則案可斷刑可用矣孔子作春秋必質諸人情孰謂探索於千有餘年之後而不知原情以蔽事哉此予所以深有味於是書也予與先生居同里且受經於先生之高弟每患此書未能散見於四方謹刊諸家塾與同志共之讀經者儻能主濂洛胡文定之說以求夫大經大法之要又以此書原當世之人精而歸於至理廣而充之舉而措之以正誼明道爲心以撥亂反正爲事使吾夫子賞罰之公不徒載之空言尙先生明經之明□□

張萱曰木訥先生因說經者拘泥三傳多非聖人本意乃自據經解經故曰經筌

納蘭成德序曰春秋之傳五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列於學官者三焉漢志二十三家隋志九十七部唐志六十六家未有舍三傳而別自爲傳者自啖助趙匡稍有去取折衷至宋諸儒各自爲傳或不取傳注專以經解經或以傳爲案以經爲斷或以傳有乖謬則棄而信經往往用意太過不能得是非之公嗚呼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久矣蓋嘗讀黃氏日鈔見所采木訥趙氏之說恆有契於心焉旣得經筵足本乃鏤板傳之善哉木訥子之言乎善學春秋者當先平吾心以經明經而無惑於異端則褒貶自見蓋春秋公天下之書學者當以公天下之心求之信斯言也庶幾得是非之公而聖人之志可以勿晦也已

林氏堯叟春秋左傳句解

宋丑四十卷

存

鄭珣曰堯叟字唐翁崇禎中杭州書坊取其書合杜注行之

熊氏慶胄春秋約說

佚

萬氏鎮左傳十辨

一卷

佚

姓譜鎮字子靜平江人登淳祐庚戌第授豐州司戶參軍

陸氏震發春秋叢志

一卷

佚

嚴州府志陸震發字德甫涪安人涪祐中薦授儒學教諭

饒氏魯春秋節傳

佚

舒氏津春秋集注

佚

胡氏康春秋誅意譴告

一百卷

佚

徽州府志康婺源人進春秋誅意譴告百卷於朝理宗覽

而嘉之特旨與召試調鎮江司戶參軍

朱氏申春秋左傳節解或作詳節

三十五卷

存

王鑿序曰春秋左傳詳節三十五卷宋魯齋朱申周翰注
釋今董南畿學政黃侍御希武翻刻以示後學者也侍御
以近世學者莫不爲文而未知文之有法故刻示之予叙
之曰文非道之所貴也而聖賢有不廢故冉牛閔子顏淵
善言德行游子夏以文學名孔子亦曰言之無文行而
不遠而善鄭國之爲詞命也則文豈可少哉學者不爲文
則已如爲文而無法法而不取諸古殊未可也左氏疏春
秋於聖人之旨殊未得也而載二百四十二年列國諸侯
征伐會盟朝聘宴饗名卿大夫往來詞命則具焉其文蓋
爛然矣於時若臧僖伯哀伯晏子子產叔向叔孫豹之流

尤所謂能言而可法者下是雖疆場之人亦善言焉有若
展喜瑕呂飴甥賓媚人解揚是已方伎之賤亦善言焉有
若史蘇梓慎裨竈蔡墨醫和緩祝鮀師曠是已屬國之遠
亦善言焉有若郊子支駒季札聲子沈無戎遠啟疆是已
閨門之懿亦善言焉有若鄧曼穆姜定姜僖負羈之妻叔
向之母是已於戲其猶有先王之風乎其辭婉而暢直而
不肆深而不晦鍊而不煩繩削後之以文名家者孰能遺
之而爲史者尤多法焉而世每病其誣蓋神怪妖祥夢卜
讖兆誠有類於誣者其亦沿舊史之失乎雖然古今不相
及又安知其古盡無也然予以獲麟而後文頗不類若非
左氏之筆焉豈後人續之邪未可知也若是者今多從削
蓋幾於醇且粹矣學者因是而求之爲文之法盡在是矣

若夫究聖人筆削之旨以寓一王之法自當求其全以進於經

王穉登曰周翰輯是書無裨左氏裨夫學左氏者耳

牟氏子才春秋輪輻

佚

右子才未成之書見墓志銘

趙氏孟何春秋法度編

佚

程端學曰字浚南四明人

戴表元序曰咸淳中余備員太學博士弟子見學官月講必以春秋竊怪而問諸人曰是自渡江以爲復讐之書不敢廢也夫復讐之說初非春秋本旨中興初胡康侯諸公

痛數千年聖經遭王臨川禁錮乘其新敗沈雪而彰明之
使爲亂臣賊子者增懼使用夏變夷者加勸儒者之功用
所爲與天地並如是而可耳場屋腐生山林曲士因而掎
摭微文破碎大道爲可憫歎及其久也春秋之編未終讐
不得復而鼎遷科廢學者不待申臨川之禁而絕口不復
道矣雖以余之困而願學求欲如昔年從博士後時意氣
詎可得邪鄉郡趙君漢弼與余爲同年生精力趨尙記誦
討論視余略不衰惰其先人清敏公嘗以春秋經傳集解
奏之經筵刻之琬琰者若干言經火燬滅漢弼追憶而補
存之摘其出於先公自著者定爲若干言又評考二百四
十二年行事合於詩書六典名曰春秋法度之編者若干
言無近世掎摭破碎之嫌而於儒者之功用有所發於乎

何其能哉蓋漢弼之爲人吾知之生於紛華之窟而能勤
長於功名之途而能靜老於艱危之境而能泰故其於是
書亦不以世故炎涼盛衰而奪抑交游之期於漢弼何有
紀極漢弼年未甚高子戊戌春過之見其蕭然一室几硯
在左杵曰居右畦蔬汲井無一毛於世之色其於春秋法
度未可量也

王氏應麟春秋三傳會考

宋志三十六卷

佚

謝氏鑰春秋衍義

十卷

佚

左氏辨證

六卷

佚

方鳳曰謝君臯羽其父鑰以春秋學為婦翁繆正字烈所器重嘗著春秋衍義十卷左氏辨證六卷藏於家

陳氏

友沅

春秋集傳

佚

江西通志陳友沅字直翁豐城人景定中鄉舉

黃氏

震

讀春秋日鈔

七卷

存

震自序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孔

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方是時王綱解紐篡奪相尋孔子不得其位以行其權於是約史記而修春秋隨事直書亂臣賊子無所逃其罪而一王之法以明所謂撥亂世而反之正此其爲志此其爲天子之事故春秋無出於夫子之所自道及孟子所以論春秋者矣自褒貶凡例之說興讀春秋者往往穿鑿聖經以求合其所謂凡例又變移凡例以遷就其所謂褒貶如國各有稱號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國以罪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人必有姓氏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名以誅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事必有月日至必有地所此記事之常否則闕文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致以危之故不月以外之故不日以略之及有不合則又爲之遁其辭是則

非以義理求聖經反以聖經釋凡例也聖人豈先有凡例而後作經乎何乃一一以經而求合凡例耶春秋正次王王次春以天子上承天而下統諸侯弑君弑父者書殺世子殺大夫者書以其邑叛以其邑來奔者書明白洞達一一皆天子之事而天之爲也今必謂其陰寓褒貶使人測度而自知如優戲之所謂隱者已大不可況又於褒貶生凡例耶理無定形隨萬變而不齊後世法吏深刻始於敕律之外立所謂例士君子尙羞用之果誰爲春秋先立例而聖人必以是書之而後世以是求之耶以例求春秋動皆逆詐億不信之心愚故私摭先儒凡外褒貶凡例而說春秋者集錄之使子孫考焉非敢爲他人發也

一卷

存

王氏

相

左氏正傳

宋志十卷

未見

讀春秋記

八卷

未見

呂氏

大圭

春秋或問

二十卷

存

何夢申跋曰傳春秋幾百家其說大抵以褒貶賞罰為主

蓋三傳倡之而諸儒和之也惟朱文公以爲不然今其載於門人之所紀錄者略見一二獨恨未及成書耳廣文呂先生加惠潮土諸士有以春秋請問者先生出五論示之咸駭未聞因併求全彙先生又出集傳或問二書蓋本文公之說而發明之有五論以開其端有集說以詳其義又有或問以極其辨難之指歸而春秋之旨明白矣噫夫子之心至文公而明文公之論至先生而備先生亦有功於世教矣夢申預聞指教不敢私祕與朋友謀而錄諸梓庶幾廣其傳

春秋五論

一卷

存

袁桷曰春秋家劉歆尊左氏杜預說行公穀廢不講啖趙出聖人之旨微見劉敞葉夢得呂大圭其最有功者也

程端學曰呂樸鄉五論正大明白而於明分義正名分著幾微三條之下所引春秋事時或與經意不合

納蘭成德序曰春秋論五篇共一卷一曰論夫子作春秋二曰辨日月褒貶之例三曰特筆四曰論三傳所長所短五曰世變宋吏部侍郎知興化軍武榮呂大圭圭叔所著也五論閎肆而嚴正春秋大旨具是矣圭叔登淳祐七年進士授潮州教授改贛州提舉司幹官秩滿調袁州福州通判陞朝散大夫行尙書吏部員外郎兼國子編修實錄檢討官兼崇政殿說書出知興化軍常以俸錢代中下戶輸稅德祐初元轉知漳州軍節制左翼屯戍軍馬未行屬

元兵至沿海都制置蒲壽庚舉全州降令圭叔署降箋圭叔不肯將殺之會圭叔門弟子有爲管軍總管者掖之出圭叔變服遁島上壽庚將逼以官遣追之間其姓名不答被害先是圭叔緘其著書於一室至是燬焉五論與讀易管見論語孟子解以傳在學者得存然管見諸書皆不可見見者又僅此而已惜哉圭叔少嗜學師事鄉先生潛軒王昭昭爲北溪陳淳弟子淳受業晦庵稱高足淵源之來人稱溫陵截派嗚呼當時詆訛道學者往往謂其迂疏無濟然宗社旣屋人爭北向圭叔獨不爲詭隨甘走海島不憚以身膏斧鉞大節何凜凜也以是觀之道學亦何負於人國乎良可歎也矣武榮卽今泉郡之南安縣唐嗣聖中嘗以縣爲武榮州故名圭叔居縣之樸堯鄉大豐山下學

者因號爲樸鄉先生

翁氏 夢得 春秋指南

一卷

佚

春秋摭實

二卷

佚

春秋要論

十卷

佚

春秋記要

十卷

佚

壽昌縣志翁夢得字景說端平咸淳閒兩中詞科尋隱居

教授

周氏敬孫春秋類例

佚

謝鐸曰春秋類例周敬孫著今亡

家氏鉉翁春秋詳說

三十卷

存

鉉翁自序曰春秋非史也謂春秋為史者後儒淺見不明乎春秋者也昔夫子因魯史修春秋垂王法以示後世魯史史也春秋則一王法也而豈史之謂哉陋儒曲學以史

而觀春秋謂其閒或書或不書或書之詳或書之略或小
事得書大事闕書遂以此疑春秋其尤無忌憚者至曰春
秋爲斷爛朝報以此誤天下後世有不可勝誅之罪由其
不明聖人作經之意妄以春秋爲一時記事之書也或曰
春秋與晉乘楚禱杌並傳皆史也子何以知其非史而或
是言乎曰史者備記當時事者也春秋主乎垂法不主乎
記事如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始霸是歲所書者皆晉事莊
九年齊桓公入是歲所書者皆齊事隱四年衛州吁弑君
是歲所書者皆衛事昭八年楚滅陳是歲所書者皆陳事
有自春徂秋止書一事者自今年秋冬迄明年春夏閱三
時之久而僅書二三事者或一事而累數十年或一事而
屢書特書或著其首不及其末或有其義而無其辭大率

皆予奪抑揚之所繫而宏綱奧旨絕出語言文字之外皆
聖人心法之所寓夫豈史之謂哉蓋晉乘楚檇杞魯春秋
史也聖人修之則爲經昧者以史而求經妄加擬議如蚓
蝸伏乎塊壤烏知宇宙之大江海之深是蓋可憫不足深
責也鉉翁早讀春秋惟前輩訓釋是從不能自有所見中
年以後閱習既久粗若有得乃棄去舊說益求其所未至
明夏時以著春秋奉天時之意本之夫子之告顏淵原託
始以昭春秋誅亂賊之心本之孟子之告公都子不敢苟
同諸說之已言不敢苟異先儒之成訓三傳之是者取焉
否則參稽眾說而求其是眾說或尙有疑夫然後以某辭
陋所聞具列於下如是再紀猶不敢輕出示人將俟晚暮
輯而成編從四方友舊更加訂證會國有大難奉命起家

無補於時坐荒舊學既遂北行平生片文幅書無一在者
憂患困躓之久覃思舊聞十失五六已而自燕來瀛又爲
暴客所剽然以地近中原士大夫知貴經籍始得盡見春
秋文字因答問以述己意卒舊業焉書成撮爲綱領揭之
篇端一原春秋所以託始二推明夫子行夏時之意三辨
五始四評三傳五明霸六以經正例凡十篇俾觀者先有
考於此庶知區區積年用意之所在若夫僭躐之罪則無
所逃

龔璠跋曰至元丙子宋亡以則堂先生歸置諸瀛者十年
率成此書書成自瀛寄宣託於其友肅齋潘公從大藏之
蓋久而綱目十篇學士大夫已盛傳於世矣泰定乙丑宣
學以廩士之羸刊大學疏義等書取諸潘氏鈔梓於學凡

經學考 卷一百九十一 三十一
三十卷其曰春秋集傳詳說蓋侯夫說約者得經旨焉此
先生著述意也先生之祖大酉以成都府教授列於朱文
公學黨之籍其淵源有自云

宋史家鉉翁眉州人以蔭補官賜進士出身官至端明凝
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元兵次近郊爲祈請使留館中聞宋
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月其學邃於春秋自號則堂改
館河間乃以春秋教授弟子成宗放還賜號處士

黃虞稷曰鉉翁北遷時居河間所作因答問以述己意綱
領凡十篇

謝氏朝春秋左傳續辨

佚

方鳳狀曰君諱翱字臯羽姓謝氏福之長溪人後徙建之

浦城試有司不第落魄漳泉間會丞相信公開府署諮事

參軍

吳氏思齊左傳闕疑

未見

金華府志吳思齊字子善永康人用父遂蔭攝嘉興丞宋

亡隱浦陽自號全歸子與方鳳謝翱放遊山水間

許氏瑾春秋經傳

十卷

佚

紹興府志許瑾字子瑜世居剡之東林宋運旣改徵辟不就學者稱高山先生

徐氏文鳳春秋捷徑

經義考 卷一百九十一 三十八

十卷

佚

嚴州府志徐文鳳字伯恭壽昌人從吳興陳存受春秋咸
淳間釋褐權知象山縣至元革命隱居教授著春秋捷徑
十卷

曾氏

元生

春秋凡例

佚

王逢曰礪峰曾元生江西人宋末屏居教授有春秋凡例
大學演正藏於家

邱氏

葵

春秋通義

未見

陳氏

深

清全齋讀春秋編

十二卷

存

熊氏禾春秋通解

佚

按退齋與胡庭芳書有云早歲成春秋通解一書
又厄於火又云兵難之餘學徒解散文集燬亡徒
抱苦心力實不逮則是書燬後不果續也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一

新書卷一百九十一

此書心代實不表明是書題為不果露也

又山火又云吳繼之給學封職婿文乘繼之封

繼繼繼與所或書育云吳繼之春好戲職一書

浙江書局刊

張大昌校

卓德徵校

徐惟琨校

十二卷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 二十五

任氏 公輔 春秋明辨 程氏本義作集解

宋志十一卷

佚

黎氏 良能 左氏釋疑

宋志一卷

佚

左氏譜學

宋志一卷

系言末
卷一百九十二
川〇三

宋佚

趙氏 震揆 春秋類論

宋志四十卷

宋佚

按王氏困學記聞載趙氏類論一條曰左氏之害
義未有甚於記女寬之論葺弘也自昔聖賢未有
以天廢人殷既錯天命王子則曰自靖自獻周天
命不义大夫則曰黽勉從事治亂安危天之天也
危持顛扶人之天也以忠臣孝子為違天則亂臣
賊子為順天矣而可哉

鄧氏 埏 春秋類對

宋佚 一百八十二

宋志尊

張氏冒德

春秋傳類音

宋志十卷

佚

韓氏

台

春秋左氏傳口音

宋志三卷

佚

陳氏

德寧

公羊新例

宋志十四卷

佚

穀梁新例

宋志六卷

佚

續書考 卷一百九十二 二 一一一

張氏幹春秋排門顯義

宋志十卷

佚

袁氏希政春秋要類

宋志五卷

佚

張氏德昌春秋傳類

宋志十卷

佚

沈氏緯春秋諫類

宋志二卷

佚

王氏 仲孚 春秋類聚

宋志五卷

佚

黃氏 彬 春秋叙鑑

宋志三卷

佚

洪氏 勳 春秋圖鑑

宋志五卷

佚

王氏 獻 春秋守鑑

宋志一卷

佚

塗氏 昭良 春秋科義雄覽

宋志十卷

佚

春秋應判

宋志三十卷

佚

丁氏 裔昌 春秋解問

宋志一卷

佚

邵氏 川 春秋括義

宋志三卷

佚

劉氏英 春秋列國圖

宋志一卷

佚

春秋十二國年歷

宋志一卷

佚

謝氏璧 春秋綴英

宋志二卷

佚

周氏彥熠 春秋名義 程氏本義作明義

宋志二卷

佚

程端學曰廣信人

毛氏邦彥春秋正義

宋志十二卷

佚

程端學曰三衢人

胡氏定春秋解

宋志十二卷

佚

王氏汝猷春秋外傳

宋志十五卷

佚

程端學曰不用三傳

章氏 元崇 春秋大旨

佚

毛氏 友 左傳類對賦

宋志六卷

佚

蕭氏 之美 春秋三傳合璧要覽

宋志二卷

佚

宋氏 宣春 春秋新義

佚

張氏 應霖 春秋纂說

佚

朱氏 由義 春秋解

佚

趙氏 與權 春秋奏議

佚

程端學曰字說道號存畊四明人

方氏 九思 春秋或問

佚

田氏 君右 春秋管見

佚

戴氏 銓 春秋微

佚

程端學曰字少胡四明人

戴氏培父春秋志

佚

程端學曰四明人

延陵先生春秋講義

宋志二卷

佚

房氏春秋說

佚

范仲淹序曰聖人之爲春秋也因東魯之交追西周之制
褒貶大舉賞罰盡在謹聖帝明王之法峻亂臣賊子之防
其閒華袞遺榮蕭斧示辱一字之下百王不刊游夏旣無
補於前公穀蓋有失於後雖邱明之傳頗多冰釋而素王

之言尙或天遠不講不議其無津涯今褒博者流咸志於道以天命之正性修王佐之異材不深春秋吾未信也三傳房君有元凱之癖兼仲舒之學丈席之際精義入神吾輩方扣聖門宜循師道率屬辭比事之教洞尊王黜霸之經由此登泰山而知高入宗廟而見美升堂觀奧必有人焉君子哉無廢

莆田陳氏春秋說

佚

東海徐氏春秋經旨

佚

莆田方氏春秋集解

佚

三山林氏春秋類考

佚

神童江氏春秋說

佚

楊氏春秋辨要

佚

孔氏春秋書法

佚

范氏春秋斷例

佚

王氏春秋直解

佚

陳氏春秋解義

佚

鄒氏春秋筆記 宋志作總例

宋志一卷

佚

陳氏春秋世家

佚

張氏春秋列傳

佚

七名氏春秋扶懸

宋志三卷

三山林佚春秋扶懸

春秋策問

宋志三十卷

春秋夾氏

宋志三十卷

春秋釋疑

宋志二十卷

春秋考異

宋志四卷

佚

佚

佚

佚

春秋直指

宋志三卷

佚

春秋類

宋志六卷

佚

春秋例

宋志六卷

佚

春秋表記

宋志一卷

佚

春秋王侯世系 本義作世家

宋志一卷

佚

春秋左氏傳鑑

通志三卷

佚

春秋機要

通志一卷

佚

春秋國君名例

通志一卷

佚

魯史春秋卦名

通志一卷

春秋圖佚

春秋蒙求

三卷

春秋傳佚

晁公武曰皇朝王舜俞序不知何人所作

王應麟曰蒙求王舜俞序之

左傳類要

宋志五卷

佚

春秋義例

通志十卷

佚

春秋氏族名諡譜

通志五卷

佚

春秋括甲子

佚

春秋地名譜

佚

春秋災異應錄

佚

春秋三傳分門事類

春林 宋志十二卷

佚

春 趙希弁曰莫詳誰氏所編以類相從而分其門也

釋贊 盜 駁春秋繁露

春林二篇

佚

春 吳處厚曰近世釋子多務吟詠惟國初贊盜獨以著書立言尊崇儒術為事極為王禹偁所激賞與之書曰使聖人之道無傷於明夷儒家者流不至於迷復

春林九卷

佚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二

浙江書局刊

張大昌校

卓德徵校

徐惟琨校

餘詳在封

自其時

張大昌

第五卷

經義考

Blank area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三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 二十六

馬氏 定國 春秋傳

佚

杜氏 瑛 春秋地里原委

十卷

佚

馬祖常作碑曰公諱瑛字文玉其先霸州人金將亡避地
河南緱氏山中世祖徵為大名彰德懷孟等路提舉學校
官不就杜門謝客著書窮學於世之貴富賤貧一無所動

其心以優游厭飫於道藝以終其身所著有春秋地里原
 委十卷語孟旁通八卷皇極引用八卷皇極疑事四卷極
 學十卷律呂禮樂雜說三十卷天庥己己以孫秉彝貴贈
 官翰林學士階資德大夫勛上護軍爵魏國公諡文獻

敬氏鉉春秋備忘

蘇氏三十卷

佚

明三傳例

八卷

佚

吳澂序曰春秋魯史記也聖人從而修之筆則筆削則削
 游夏不能贊一辭修之者約其文有所損無所益也其有

違於典禮者筆之其無關於訓戒者削之何以不能贊一辭謂雖游夏之文學亦莫能知聖人修經之意爲何如也蓋自周轍東王迹息禮樂征伐之柄下移諸侯國自爲政以霸而閒王以夷狄而猾夏天經紊人理乖災見於上禍作於下耳聞目見一一皆亂世之事王法之所不容聖人傷之有德無位欲正之而不能於是筆之於經以俟後聖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又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又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然此意也當時及門之高第弟子有不能知而況於遠者乎然則三傳釋經詎能悉合聖人之意哉激嘗學是經初讀左氏見其與經異者或馬繼讀公穀見其與左氏異者或滋甚及觀范氏傳序喜其是非之公觀朱子語錄識其優劣之平觀

啖趙纂例辨疑疑其取舍之當然亦有未盡也徧觀宋代諸儒之書始於孫劉終於趙呂其間各有所長然而不能一也比客京華北方學者言春秋專門亟稱敬先生鼎臣澂惜其人之亡而不知其書之存也先生之從孫儼參知江西行省政事因是獲觀先生所著春秋備忘三十卷明三傳例八卷稽其用功次第見於自序弱冠受讀學之三十年而始著書年幾七十而修改猶未已前後凡五易橐總數十家之說而去取之其援據之博采覽之詳編纂之勤決擇之審至謹至重惴惴然不偶易可謂篤志窮經者矣非淺見謏聞所能窺測也參政屬予序其端竊惟春秋一經自三傳以來諸家異同殆如聚訟今於眾言淆亂之中折衷以歸於一是誠有補於後學澂之庸下有志於斯

者亦得因先生之所同以自信又得因先生之所異以自
考遂不讓而爲之序先生諱鉉易水人金朝參知政事之
孫興定四年登進士第主郟城簿改白水令值中州多虞
北渡隱處國朝訪求前代遺逸宣授中都提舉學校官舊
讀書大寧山下人號爲大寧先生云

黃潛曰金之鉅儒大寧敬先生有春秋備忘久未及行於
世暨入國朝先生之諸孫公儼以憲節來涖於婺橐其橐
請張樞子長爲校讐乃因近臣以聞而刻焉

續屏山杜氏春秋遺說

八卷

佚

張萱曰敬氏續杜屏山遺說從孫儼編內曲折辨論扶持

左氏罔敢訂砭爲左設也

郝氏經春秋外傳

八十一卷

佚

經自序曰天之於人有所窮而後有所不窮窮者其時也
不窮者其道也是以聖人於易每申明窮之理而輒繫之
不窮於乾則繫之以坤於泰則繫之以否於剝則繫之以
復於既濟則繫之以未濟復爲之言曰易窮則變變則通
通則久則道之所以不窮者皆自夫窮而得之也昔者文
王周公孔子孟軻嘗窮矣拘而演易變而制禮老不用而
修六經尼不行而著七篇一時之窮萬世之不窮也故張
籍嘗遺韓文公書勸令著書如孟軻揚雄以傳後文公謂

古之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書者皆所不行乎今
而行乎後世者也及貶斥去位始爲原道等以左右六經
則古之聖賢之爲書皆自夫憂患困阨窮而無所爲而後
爲不窮之事業以自見於後也金源氏之亡朔南搆兵幾
三十年上卽位之元年始下武昌之詔詔經持節使宋諭
以弭兵息民意而姦宄樂禍誣爲款兵拘於儀真之揚子
院經之始人三十有八年矣歲在庚申至於甲子猶不見
釋經之窮則固同夫古之聖賢矣而不德瞢昧以自速戾
其敢望於古之聖賢乎然而宋人以一國窮於天不以道
窮於子也豈可以人窮之而并天之不窮者而棄之以自
絕哉河陽苟宗道嘗受業於予時以書狀官從行於是五
年之間講肄不輟甲子春宗道請傳春秋之學且志其說

而無書以爲據乃以故所記憶者爲春秋外傳蓋自三傳之外而爲是不敢自同於三傳也以春秋正經多不同乃爲論次作章句音義八卷求聖人之意者必探其本以爲綱乃作制作本原三十一篇十卷春秋一書義在於事必比事而觀其義可見乃爲比類條目一百三十篇十二卷三傳之說不同故聖經之旨不一乃爲三傳折衷俾經之大義定於一凡五十卷卷首又著三傳序論列國序論一卷嗚呼窮於人而不敢自窮於天是以爲是非敢妄意於古之聖賢之窮而亦爲之書也其閒訛闕謬戾者甚眾俟變通之日取諸書以考實之度幾有成而見素患難之意云旣具草以授宗道復爲書此以冠篇首

又自序春秋制作本原曰春秋以一字爲義一句爲法雜

於數十國之眾綿歷數百年之遠而其所書雖加筆削不離乎父氏紀事之策而無他辭說是以聖人制作之意難爲究竟學者往往以私意觀聖人因其所書而爲之說其說愈肆其意愈遠其例愈繁其法愈亂卒使大經大典昧沒而不明蓋不求其本原而徒用力於支流也夫大匠之作室必先定規模量其高卑廣厚閒架棟宇有成室於胸中而後基構則不愆於素聖人制作一經垂訓萬世又非一室之比豈無素定之規模乎夫其經天緯地彰往察來始終先後本末原委有一定不易之經然後有一定不易之法自隱公至獲麟年雖遠國雖眾事雖多則若網在綱有條不紊所謂吾道一以貫之者在夫是也學者乃於條目之外事迹之下求聖人之旨難矣哉故必挈其綱持其

要探其本原觀其規模遡洄從之然後順流而下則浩乎其沛然矣今自聖經之外求聖人所以制作之本原各從其類而爲之說始於心法制作次之言聖人制作之意不在於史氏之迹皆斷自聖心也其次言託始寓終之意其次言爲經立名之意其次言卽用魯史之意春秋之義以王道行王權以王權正名分也故又次之其法則變周制上以尊王室內以正魯國外以治諸侯故又次之春秋之中其事則五霸五霸桓公爲盛故以桓公爲首晉文次之秦穆楚莊宋襄又次之晉楚更霸而陳鄭叛服爲中國之輕重故陳鄭又次之中國之衰吳越遂霸故吳越又次之中國之所以微由夷狄之橫也吳越則進於中國而夷狄則終於夷狄故夷狄又次吳越也諸侯之衰政在大夫而

春秋終矣故大夫又次之而後舉其要義正其名號別其
爵命辨其倫類定其次叙而謹其始聖人始以心法變文
制作至是則王法成矣故終之以王法其三十一篇始爲
升天之階望道之門耳或曰聖人制經無一字之辭說但
一章一句纔萬餘言而已吾子之說未嘗一說聖經而直
於其外爲數萬餘言不亦滋蔓乎哉曰說於聖經之外不
敢與經並乃所以尊經也夫聖人不爲辭說欲後人之說
之也說者不探其原是以語焉而不詳今探其原而爲之
說惟恐其不足而其義不備也夫豈多乎哉八卦之後重
而爲六十四而爲之辭分而爲三百八十四爻又從而爲
之辭其後聖人又以爲未足又從而爲彖象文言繫辭說
卦等書於聖人之心猶以爲未足也以聖人之言說聖人

之經猶若是矧於千載之下求之乎末流餘裔雖欲爲之
滋蔓而不能滋蔓也故今之說每援易書詩禮以經明經
庶幾見聖人制作之意云耳亦未敢謂之詳也

又自序春秋三傳折衷曰聖人之道大春秋之旨微由一
世之事業著萬世之事業非研覆究竟精粗並舉本末具
見未易學也在厄處危以來爲春秋作外傳以聖人之微
意求聖人之道不敢躐等循序而進乃自近者始故先
定章句音義次爲制作本原比類條目等一本諸經而不
及傳尊經也然傳爲經作經以傳著雖曰尊經傳亦不可
廢也春秋以口授而寔失其傳雖大典大法公道正義具
於書法之中各有所見而不沒其實原遠末分說者不一
而羊亡於多岐則亦昧夫真是之歸矣六經自絕於秦復

於漢易書詩周禮禮記僅得其本文獨春秋有傳其傳皆
出於聖人而不同非總萃鉤校權爲剖決徵訂大典大法
以求夫真是之歸而定於一則聖人之經終不能明矣夫
傳之不同自夫傳平之不同也必推本傳之所自而後傳
可一也仲尼於魯哀公十一年冬自衛反魯刪詩定書繫
周易而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乃作春秋十六年夏四月卒
則其書之成歲月無幾當是之時聖門高弟從聖人在外
遷徙往來多歷年所分仕他國札瘥天昏漸以凋落蓋口
授之際在夫曾參氏而已何者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於
諸弟子年最富而其賢亞於顏氏故獨得一貫之傳而子
貢冉求終不聞性與天道夢奠之年一王之義必屬之曾
子矣故曾子之學獨爲正大以致知格物誠意正心爲學

之本則春王正月之義也一貫之道大一統之旨也推而爲忠恕則予奪之法絜矩之道也以是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軻孟軻氏以其師說遂言制作之本曰春秋天子之事春秋無義戰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以是數語發明春秋之大綱後之言春秋者皆莫出乎此其說有所自而然也惜孟軻氏凡而不目不著其傳而爲之傳而使後之學者紛紛也自孟軻氏發明大綱傳春秋者三家左氏公羊氏穀梁氏其書皆出於西漢而皆不著其傳爲左氏學者謂爲左邱明與聖同恥親授經於仲尼爲經作傳邱明雖見稱於仲尼而顏曾諸弟子問答之際一不及焉而不廁於不及門十人者之列豈大經大法不授之

顏曾之徒而獨授之邱明乎且其傳載易文言詩三頌及孝經等皆仲尼晚年所作而經終孔某卒傳終悼公十四年韓趙魏滅智伯事在春秋後二十有七年其作傳則又在於滅智伯後數年必不甫滅智伯而書之也如是則傳之成在仲尼沒後四五十年之間耳大率以七十年計之則邱明見稱之日年甫十六七聖人與之並稱名以爲同恥則賢於顏曾遠甚賢於顏曾而稱顏曾者屢顏曾問答之際相稱道又屢而不復一及邱明諸弟子記注之書如論語曲禮檀弓等及孟軻荀況諸子之論說亦不一及焉按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謂孔子之作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指魯君子左邱明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則口授其傳指者七十子論其說而成書者邱明也則邱明論

七十子所傳之語耳非親授經於仲尼也先儒謂邱明殆先賢老彭之流故聖人尊之如此是已藝文志謂左邱明魯史也杜預序謂邱明身爲國史躬覽載籍亦是已蓋左氏魯左史世掌策書故以左爲氏如漢倉氏庫氏之類仲尼沒傳其經於諸弟子之間而在七十子之列以其史策爲經作傳故事見始末而多得其實焉劉向別錄謂邱明授曾申申授吳起此必有所自然亦可見曾子之傳爲不易也申曾子之子起曾子之門弟子也夫論語曲禮檀弓曾子問大學中庸等皆出於曾子之門人樂正子春曾元曾申之徒爲之記錄而子思子軻傳之也豈大經大法不傳之於曾子而傳之於邱明乎劉向所錄蓋邱明上有曾子字而失之矣春秋所譏多父子夫婦淫逆之事故不能

親授之子使邱明輩轉相傳之申曾子之子而受春秋於
邱明曾子於諸弟子年最少則邱明又少於曾子其學出
於曾子無疑也嚴氏春秋又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
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爲
之傳共爲表裏此尤妄焉者也聖人修經不敢公傳道之
口授弟子豈與其徒公然如京師探天子之史而觀之以
譏貶當世必不然矣聖人修經高弟如曾閔文學如游夏
而皆不與豈獨與邱明共之乎親授傳旨猶不敢與又況
與聖人同時並修分爲經傳乎故此爲尤妄焉者也爲公
穀之學者以孝經說云春秋屬商孝經屬參閔因序云孔
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
得百二十國寶書遂謂公羊高穀梁俶受經於子夏彼皆

漢興以來讖緯曲說豈可以爲按夫聖人修經子夏以文學稱使之從周太史請求記錄與魯史左驗卒成其書事或有之謂春秋之義授之商而商傳之公穀二氏而爲之傳則未敢以爲然也而公羊氏於昭公二十五年稱孔子者一文公四年稱高子者一莊公三十年稱子司馬子者一閔公二年稱子女子者一隱公二年定公元年稱子沈子者二莊公三年二十四年僖公二十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稱魯子者五穀梁氏於桓公三年十四年僖公十七年成公五年昭公五年哀公十三年稱孔子者六定公元年稱沈子者一隱公五年桓公九年稱尸子者二桓公二年稱子貢者一僖公二十四年稱蘧伯玉者一公羊氏終篇非惟不及子夏但稱孔子者一而孔門高弟皆不及焉

穀梁氏亦不及子夏而稱孔子者六稱子貢者一而其餘
高弟亦皆不及焉夫加子於上者辟聖人直稱子也直稱
子尊而師之也故公羊氏之稱子沈子子司馬子子女子
與自稱子公羊子皆其師友也其稱高子與穀梁氏之尸
子沈子等皆其師也故尊之與孔子同穀梁氏於隱公五
年自稱曰穀梁子而上不加子穀梁氏之門人尊稱之也
其蘧伯玉則記孔子之時賢大夫之言亦著其師之所授
者也獨公羊氏稱魯子者五與孔子直稱子同則著其師
之所傳故推尊之如孔子亦如孔子既沒門弟子之稱有
子師事而尊稱之也既尊之又屢稱之豈非本其所自而
樂道之歟孔門之高弟一不及焉語孟傳注無所謂魯子
者而屢稱焉故疑魯爲曾曾魯之文相近傳寫之誤遂以

曾子爲魯子昔人辨古文之差以魚爲魯此豈非誤曾爲魯乎且公羊氏於昭公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君之傳以樂正子春爲說樂正子春曾子之弟子則魯子爲曾子無疑也左氏則言授之曾申公羊氏則屢稱曾子穀梁氏言子貢而不及子夏蓋左氏公羊氏皆出曾子而穀梁氏受之沈子尸子之徒沈子尸子之徒則受之曾子也二氏之傳出於曾子非出於子夏明矣三傳之傳皆本之曾子故其傳正左氏之傳本自史臣是以序事精博麗縟典贍而約之以制使聖人筆削之旨有徵而可按公穀二氏口授其義而爲之傳故其文約其辭切其辨精反復詰折使聖人微婉之旨可推而見由曾子而來轉相授受其人不能皆如子思是以不及孟軻氏之醇而其說亦有戾於聖人者

故春秋之旨由三傳而得者十六七由三傳而惑者十四
五西漢以來專門授受言左氏者黜公穀言公穀者黜左
氏互爲短長相與訐擊至於師弟異而父子不同文辭枝
葉戶牖穿鑿末流散殊涇渭淆混始則一經而三經末乃
三傳而百傳左氏之學至晉杜預始爲集傳而一以左氏
義例典禮爲本不雜乎他以遏眾說公羊氏之學最盛於
漢董仲舒發明大旨至東漢何休爲之注以明所得雖遠
探力窮而推演圖讖反有累夫傳者穀梁之學亦盛於漢
至宋范甯爲集解並采何杜且列諸家取其所長以釋經
傳示不敢專三傳之學始定著而紛更之流少殺矣唐興
孔穎達等爲六經作疏乃取三家之注以疏三傳而穎達
爲左氏經傳作疏而不取公穀氏其同僚楊士勛疏之遂

行於世然其學終莫能通而聖人之意散一王之統分眞是之旨終惑而莫能解雖然由三傳以學春秋如岷山導江雖別爲沱爲九爲東爲中北支流餘裔汎入洞庭彭蠡要之發源注海而朝宗者不外焉三傳之說雖不同要之出於聖人之門而學有所自終不外聖人之書法自王通爲三傳作而春秋散之言而盧仝輩遂謂三傳當束高閣而獨抱遺經陸淳啖助趙匡等因之遂創爲之傳自是春秋之學不專於三傳矣宋興以來諸儒疊出各爲作傳以明聖人之旨莫不自以爲孟軻復出而其義例殆皆不能外乎三傳而每以三傳爲非夫聖人不欺天下後世作爲六經確然如乾隤然如坤易簡示人而天下之理得故本之易以求其理本諸書以求其辭本諸詩以求其情本諸

禮以求其制本諸語孟以求其說本諸大學中庸以求其
心本諸左氏以求其跡本諸聖人之經以求其斷則春秋
不我欺也不我蔽也聖人之意可見而三傳之傳之自之
本之差得矣今於聖經下各具三家之說以左氏爲按故
先之且變其錯經之體各類於本經下使卽經以見傳以
公穀二氏爲斷故公羊氏次之而穀梁氏又次之其傳故
各附經後因之而不革杜何范之注則或去或取各見於
本傳下從而爲之說先辨經之不同者而次及於傳三家
之說同於真是則同真是之皆失其義則皆是正之一得
而二失則一得而二失之二得而一失則二得而一失之
不純任傳而一以經爲據使不相矛盾而脗合於經庶幾
聖人之意因三傳以傳三傳之學不爲諸儒所亂而學者

知所從不茫然惑惶以自亂名曰春秋三傳折衷俾三傳而為一傳折之以義理之至中歸之於義理之至當有萬不同貫而一之俾萬世之事業不外乎萬六千言之文學者不復竊三傳以自私名家而復厚誣之也僭妄之罪固無所遁為道受責亦所甘心焉爾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三終

浙江書局刊

張大昌校

卓德徵校

徐惟琨校